**網台課程：現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

**講稿**

簡介：

　　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是近代漢語學界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學術群體，然而，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卻也是一個龐大的思想資源，當中的各人皆在學術思想上有所專精有所系統的思想建構，單單從著作的數量來說已經是一個令人卻步的境況，例如：《牟宗三先生全集》有三十二冊；《唐君毅全集》有三十冊；《熊十力全集》也有十冊，而且，在浩瀚的卷籍中更涉及古今中西印等各個不同的思想系統，實在不容易消化或閱讀。有見於此，本節目即從中找出個別較為少人注意又理應不容忽視的著作，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中的要義，冀盼為大家管窺當代新儒家思想的部分精彩面貌。

主講：

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三集：《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之三：第三至第四節**

**第一部分：閱讀《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第三節（15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博士，好高興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今集我們繼續講講〈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具體內容。上一集我們主要說了〈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內容結構，指出第一節是從宣言作為一種「敘述」性質的哲學反省，即是說，唐君毅先生等人作出宣言的形式來表達對中國文化問題的立場與研究進路，是一種指點出容易為世人所共見及具有其逼切性的理由，當中的逼切性理由正在於第二節所說出研究中國文化的三種進路的問題，即是從傳教士式的、漢學家式的或近代史學研究式的等皆是以不相應的態度來研究中國文化的問題。換言之，從第一節的「敘述」性質的反省，引伸出第二節從方法論的研究探索，指出從方法論上的研究的逼切性問題。至於〈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第三節，即在於從正面的態度來研究中國文化問題的可能進路。

　　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第三節中，即提出了兩點作為中國文化問題研究在方法論上的正面主張。第一是**肯定中國文化是活的生命之存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說：「我們首先要懇求：中國與世界人士研究中國文化者，須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我們不能否認，在許多西方人與中國人之心目中，中國文化已經死了。如斯賓格勒，即以中國文化到漢代已死。而中國五四運動以來流行之整理國故之口號，亦是把中國以前之學術文化，統於一『國故』之名詞之下，而不免視之如字紙簍中之之物，只待整理一番，以便歸檔存案的。……」我們在這裏真的要反問：究竟中國文化問題是否已「死」呢？假如中國文化已死，即是已成為過去式，則我們研究中國文化問題，僅等於研究歷史問題，與漢學家的方式便可以成立。然而，在唐君毅先生等人認為中國文化並未有死去，他們先不從客觀地論證中國文化仍然存活在世界上不同的華人文化生活中，而從自身既是研中國文化亦是實踐中國文化的存活來明證，至少中國文化還是存活的。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中說：「今日還有真實存在於此歷史文化大流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繼續發展下去……」所以，唐君毅先生等人認為研究中國文化問題的正面態度是肯定中國文化是一個活的生命之存在，而中國文化的問題即在於此活的生命正在生病。〈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更提出：「我們亦不否認，中國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許多奇形怪狀之贅疣，以致失去原形。但病人仍有活的生命。我們要治病，先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不能先假定病人已死，而只足供醫學家之解剖研究。」關於「中國文化是活的生命之存在」的討論，我個人有兩點想多作論述：首先，是「活的」問題。借用勞思光先生對於「活的哲學」的講法，所謂「活的」學問或文化，其實正在於具有應用性，即是能夠面向於現代的生活，提供一些思考的資源，勞思光先生說「活的哲學」是本於「哲學」或「中國哲學」這個學術範疇來說，指出從「精巧性」及「有效性」來把「哲學」研究走向既具有學院研究意義又具有一般文化應用的意義，從而使「哲學」並不是停留於「哲學史」的範疇。相應於中國文化問題來說，唐君毅先生等人指出「活的生命之存在」，正在於指出中國文化還是具有實踐應用的層次，如中國的農曆新年，祭祖敬天等節慶活動，甚至倫常生活的觀念等，還是存活於現代的華人生活之中，依此，則足以明證中國文化仍然是「活的」。相反來說，甚麼是「死的」文化呢？例如歷史上存在過的巴比倫帝國、維京人文化就在現代的文化生活中難以再現。其次，是我們當下的香港問題。經歷了雨傘運動後，社會上各階層都對於香港自身的問題具有不同的反省，然而，香港的社會是否已死呢？假如是把它當作已死的話，則是否用當作已死的方法來為它重生呢？例如革命，即是好像中國滿清政府的時期一樣呢？我個人來說就明顯地認為香港問題並不能當作社會文化已死。當然，這樣的講法只是很偏面或很延伸性的思考。

　　回到〈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第三節中，所謂提出了兩點作為中國文化問題研究在方法論上的正面主張。第二是**反實證主義，強調客觀、恰當、真實的了解須有同情與敬意**。〈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說：「這個道理，本是不難承認的極平凡的道理。亦沒有一個研究人類過去歷史文化旳人，不自認自己是活人，不自認其所著的書，是由他的活的生命心血，所貫注的書，不自認其生命心血之貫注處；一切過去的東西，如在目前。但是一個自以為是在用自己之生命心血，對人類過去之歷史文化作研究者，因其身邊只有這些文物，於是總易忘了此過去之歷史文化本身，亦是無數代的人，以其生命心血，一頁一頁的寫成的；總易忘了中間有血，有汗，有淚，有笑，有一貫的理想與精神在貫注。因為忘了這些，便不能把此過去之歷史文化，當作是一客觀的人類之精神生命之表現。遂在研究之時，沒有同情，沒有敬意，亦不期望此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能繼續的發展下去；更不會想到，今日還有真實存在於此歷史文化大流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繼續發展下去，因而對之亦發生一些同情與敬意。」在這裏，我們可以問：甚麼是「客觀的精神生命」呢？為甚麼了解此一「客觀的精神生命」需要有同情與敬意呢？所謂「客觀的精神生命」，即是以為歷史文化等能夠延續下去的，能夠繼續具有其實踐性與應用性的，就是具有客觀性的文化精神生命之狀態，例如我們說中國文化是一「客觀的精神生命」，即是說中國文化仍然是繼續傳承並具有普遍的應用性。至於了解此一「客觀的精神生命」所需要的同情與敬意，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說：「因一切人間事物之呈現於我們之感覺者，只是表象。此表象之意義，只有由我們自己的生命心靈，透過此表象之後面，去同情體驗其依於什麼一種人類之生命心靈而有，然後能有真實的了解。我們要透至此表象之後面，則我們必須先能超越我們個人自己之主觀的生命心靈，而有一肯定尊重客觀的人類生命心靈之敬意。」換言之，所謂的「同情」是一種從生命的感受性作出了解；所謂的「敬意」是一種尊重客觀的精神生命的肯定態度。其實這方面亦有些類近於我們對於藝術作品的理解，即不能純粹從製作的技巧來說，如畫作〈維納斯的誕生〉不是單單從繪畫維納斯的美態或從構圖上以愛神或風神的襯托來說，更需要從畫家刻意拉長了維納斯的裸體，配上特殊的眼神，展現出一種矛盾性。如此，即從感受上的「同情」與對畫家的「敬意」來理解藝術作品。

　　以上所說的「肯定中國文化是活的生命之存在」及「客觀、恰當、真實的了解須有同情與敬意」即是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第三節中提出作為中國文化問題研究在方法論上的正面主張。

**第二部分：閱讀《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第四節（15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博士，好高興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剛才我們用了很多時間才能說明〈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第三節所提出的研究中國文化問題在方法論上的正面主張。其實，如果從方法論上來說，上述第三節主要表明一種研究態度上的改變，即是說，是因應所研究的對象的性質而提出的，即是研究中國文化問題，正因為中國文化仍然是活的精神生命，所以在研究態度上不能當作客觀在的自然之物來研究。不過，從方法論上來說，〈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其實還提出了研究的進路，即是從中國思想或哲學來作為研究中國文化的核心。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第四節的開首正是說這部分。裏面明言：「這個精神生命之核心在哪裏？我們可說，它在中國人思想或哲學之中。這並不是說，中國之思想或哲學，決定中國之文化歷史。而說說，只有從中國之思想或哲學下手，才能照明中國文化歷史中之精神生命。因而究中國歷史文化之大路，重要的是由中國之哲學思想之中心，再一層一層的透出去，而不應只是從分散的中國歷史文化物之各方面之零碎的研究，再慢慢的綜結起來。」對此種的進路，唐君毅先生等更是以樹葉枝幹來形容，他們說：「我們必須深入到歷史留傳下之書籍文物裏面，探求其哲學思想之所在，以此為研究之中心。但我們在瞭解此根幹後，又還須順著根幹，延伸到千枝萬葉上去，然後才能從此千枝競秀，萬葉爭榮上，看出樹木之生機鬱勃的生命力量，與精神的風姿。」換言之，唐君毅先生等人其實是從一種文化哲學的角度來論說中國文化的研究問題，即從文化精神論的方式來討論文化。這方面，我們可以借用勞思光先生所說「黑格爾模型」的文化理論來理解。勞思光先生指出「黑格爾模型」的重點是認為文化活動是主體性.的自覺能力向外在實現價值的活動。依此，所謂主體的自覺能力具有三點的特性，即心智的自由創造、觀念價值的根源性及精神所具的外在化特性；從文化的內部來說，則存在所謂的文化精神作為文化活動的價值系統；從文化的外部來看，則可以說明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各種現象也是從這個價值系統作出的種種實現之結果。勞思光先生說：「黑格爾從人的自覺能力推出一個內在的精神世界，然後他以內在的精神實體來解釋文化現象；換句話說，文化活動就是人自覺的內在能力一層一層向外展開的成果。」是以此「黑格爾模型」是一個二重結構觀的，即內在的精神世界與外在生活世界。

　　回到〈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以中國思想或哲學作為研究中國文化問題的進路來說，唐君毅先生等人的說法即是用「精神生命」來說中國文化背後的核心，即所謂表象後面的生命心靈，其義與「黑格爾模型」的內在精神世界之意義相近，換言之，當唐君毅先生等人認為要從中國思想或哲學作為研究中國文化問題的進路時，其實義即是指點出以揭示背後的「內在精神世界」為理解各種中國文化現象所具有的價值系統的意義所在，所以，〈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以中國思想或哲學作為研究中國文化問題的進路，其實即是以文化哲學的「黑格爾模型」來處理中國文化的問題。當然，在1958年的時代，漢語學界對於文化哲學的認識只是非常的皮毛，到了近二三十年，漢語學界對於文化哲學的研究才逐漸有了關注及不同的討論，然而，反觀於〈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研究進路，則可以發現唐君毅先生等人在哲學研究的應用上的前瞻性。當然，對於中國文化問題的研究進路是否僅得「黑格爾模型」呢？又借用勞思光先生的說法，「黑格爾模型」是代表著精神哲學和外在化的文化哲學理論，其中具有很重要的超驗觀念論的概念思考及辯證式的歷史觀，假如對此皆作出反對的話，則可以轉向不同的取向來研究中國文化問題，勞思光先生就嘗試提出了建設的文化意識與解放的文化意識來討論，這可以說是討論中國文化問題的一個高度的哲學思維的方案，不過，這已不是本節目所討論的主題，今集內容已說得差不多了，就此完結。

──第四集完──